

高等教育管理学导论

薛天祥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建立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应 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

(代序言)

已出版的高等教育管理的多种专著、教材和全国高等教育管理学专题学术讨论，对学科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这些都将对建立学科体系起很大作用。但我们从建立学科的研讨中深感形成成熟的学科体系之不易。为了有助于形成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对几个基本问题作些简要的论述。

一、经验体系与理论体系

我们要建立高教管理学的体系就是指理论体系，那么，什么是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有哪些特征呢？显然，这是我们研究高教管理学理论体系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理论体系是与经验体系相对而言的，因而，研究理论体系也要研究经验体系。何谓“经验体系”呢？按照苏联著名学者科普宁的说法，经验体系是把生活过程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规定之中。经验体系是实践的直接的、直观的反映。经验体系与人们认识的经验水平相联系，它有以下几个特征：

①经验体系是从外在联系和展现的侧面反映对象。经验只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认识事物并加以分类和描述，因

而它往往还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和深层的规律。

②经验体系作为知识的逻辑形式是对个别事物、个别现象记叙性的判断体系，因而，它往往缺乏严密的逻辑，不能揭示这一事物与那一事物、这一现象与那一现象的内在关系，因而也不能揭示这一概念与那一概念之间的本质联系。所以，人们从实践和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某些规律，它是很有用、很珍贵的知识，但还不构成科学的理论体系，还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③经验体系在实践上的适用范围不能超过现有经验的本身，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一旦当环境或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问题，它就显得束手无策，需要人们重新对现象加以摸索与认识。

理论体系是在经验体系的基础上经过理性思维对经验知识进行加工而得到的，是从客体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性方面反映客体内在逻辑关系的概念体系。相对于经验体系而言，它也有三个特征：

①理论体系不只是对客体作简单的分类与外在的描述，而是注重揭示客体的内在联系和深层的运动规律性。

②理论体系是说明事物的抽象体系，理论体系不是现象的简单描述，也不是概念的简单堆积，而是以概念范畴为基础，通过揭示概念与概念的内在联系，概念的“自我运动”再现，或者说复演客体运动变化客观规律性的体系。

③理论体系由于自己的普遍性而具有广泛的实际运用的范围。由于理论体系从内在联系、规律性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客体运动变化的客观机理，因而它可用以解释事物的变化，预见客体未来的变动，以指导人们实际的工作。

从本质上说，经验体系和理论体系分别与人们认识的经验水平和理论水平相联系。理论水平代表了人们对客体认识的更深刻的一种水平，它是指导人们从必然中获得自由的一种有力的工具。因此，在已取得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成果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进一步进行理论的概括，使我们对高教管理的研究能进入一个新的、更深入的层次，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推动当前高等教育管理的实践与管理的改革也有现实的意义。

当然，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人们认识的理论水平确实是一种更高水平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绝不是凭空而来的。理论来自实践，理论的认识是以经验的认识为基础的，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在经验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经验的认识与理论的认识是基础与发展的关系，因而完全否认经验体系的价值是不正确的。然而，停留在经验的水平上，固步自封，搞经验主义则危害更大，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其标志就是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已经建立。因此，我们当前要抓紧深入高教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二、理论体系研究的方法论

在谈到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时，苏联学者波波夫深刻地指出：“正确的方法论——即使是接近正确的方法论——也会成为管理的具体研究工作这枚火箭发射的场地。”为了迅速推进高教管理学体系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已是当务之急了。

1.思维发展的“两条道路”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行程

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理论体系的要求，科学的理论思

维的正确的途径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过程时曾经对此作过深刻的论述。他指出正确的理论思维的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就为我们的理论思维提供了正确的方法。

“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它指明了，在思维中形成理论认识的先决条件是获得完整的表象。根据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就是：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源泉。”人的认识只能来源于感觉经验，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表象由一系列的感性材料组成，是感性认识的最高阶段。在获得了大量的感性材料之后，我们就进入了抽象的过程，即在思维中抽取出对客体本质的认识，这是我们理论思维的第一步。概念就是这一阶段认识的产物。

从完整的表象中我们获得了抽象的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思维发展的结束。为了在思维中再现出客体发展变化的进程，我们还必须踏上第二条道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根据辩证逻辑的要求，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充分揭示客观事物从简单到复杂，人类的思维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形成科学理论的基本方法。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抽象”和“具体”与我们平时所用的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平时人们所说的“具体”指的是可以触摸或感觉到的感性存在，“抽象”指的是与此相对的非感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客观事物是具体的，而概念是最抽象、最不具体的东西。然而，在辩证逻辑中，具体与抽象是按对一个概念规定的多样性程度加以区分的，指的

是思维的具体和抽象思维的具体的多样性的统一。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对象都具有许多属性和方面，这些属性和方面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联系、彼此制约、作为一个具有多种属性的统一体而存在的。思维具体就是在思维中综合了对象的许多规定而形成的概念的统一体。它有两个特性：第一，多样性，它全面地把握了对象的各种属性；第二，统一性，即它不仅在思维中全面地把握住了对象的各种属性，而且还根据各种属性的内在联系，把它们综合成了一个统一体。与此相对的抽象是指被认识对象某些方面的属性在思维中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较抽象的概念是指较少内涵的概念；较具体的概念具有较多的内涵。比如，在《资本论》中，与货币相比，商品就是较抽象的概念，任何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都是商品，而货币则是较具体的概念，这是因为货币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它具有“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的属性。但货币又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一种起着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货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和“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这样几种属性的统一。当然，思维具体与思维抽象的这一区别是相对的。比如，与资本这一概念相比，货币又显得抽象了些。因为资本也是一种货币，但它又多了“可以带来剩余价值”这样一种属性。

为什么在逻辑的行程中，我们必须从抽象的概念开始，而不能从具体的概念开始呢？原因主要在于下述两个方面：

①从辩证逻辑的观点来看，从较抽象、较贫乏的概念开始向较具体的概念发展，人们的思维也就不断地得到充实与丰富，相反，从较具体的、较全面的、较丰富的概念开始，它只会使人们的知识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片面。因此，为了

丰富我们的知识，在逻辑行程中，必须从抽象的概念开始。

②作为多样性统一的具体概念，它所包含的各种规定是需要加以证明的，需要详加阐述的，因此，逻辑的行程就不能从它自身开始。如果从它自身开始，为了证明或阐述它所包含的各种属性，我们又必须回到抽象的概念，这就必将引起人们思维和逻辑的混乱。比如，点、线是几何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在几何学中线可以用点来定义，可以看作：动点在空间运动的轨迹。相比之下，点则是抽象的。在讨论这两个概念时，如果我们从线的概念开始的话，为了定义“线”，我们又非得从“点”那里回过头来，这就给我们的分析带来了困难，造成人们思维和逻辑的混乱。

对于我们的认识和思维的发展来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方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为我们知识的系统化，为我们揭示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关系提供了正确的途径。

对于我们高教管理的研究来说，每一个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深入，但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高教管理知识系统化，如何从高教管理各个方面总的和相互关系中去把握住高教管理的整体知识。因此，认真研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方法的基本要求

①思维的发展必须从获得完整的表象开始。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必须把它放到“两条道路”中完整地加以理解。这就是说，理论思维必须在有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从感性具体出发，抽取出对对象本质的认识。由此来保证我们的认识、建立的学科理论体系能立足于唯物主义坚实的基础之上。

②理论思维构成逻辑体系必须从最抽象的范畴开始，即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什么是范畴？范畴即一门学科中基础性的概念。为了在思维中复演出客观事物的变化与发展，我们就不能再从表象出发，而必须根据客观事物诸因素的内在规律进行排列，从我们已经获得的最抽象的，也就是最少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开始，以期利用它来掌握研究对象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③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必须通过中介范畴。中介即中间环节。从最抽象的范畴上升到最具体的范畴的过程必须是一步步地展开。在任何一门学科中都不会只有最抽象和最具体的两个范畴，因而，我们还要找到从最抽象范畴上升到最具体范畴之间的中介范畴，并给它们以适当的位置。这就是说，我们还必须对学科体系内的各个范畴作整体的研究，给每个概念以适当的地位，即明确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④理论思维所构成体系的逻辑终点是概念的实践应用。概念来自实践，概念的价值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证明。高等教育管理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其体系的逻辑终点更是只能终止在实践应用上，终止在高教管理的技术和方法上。

三、明确和阐明研究对象，确定研究范围中的基本概念

明确和阐明研究对象是构成新学科的根本问题，因为“科学的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一门科学的对象”。而高等教育管理学之所以能够而且必须从高等学府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门新学科，就因为它是以高等教育领域中所具有的高等教育管理这一特殊矛盾的研究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已出版的各种专著中，其中多数

以全日制的普通高校管理作为研究对象，这反映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比较成熟，对它的管理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也有以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或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作为研究对象的。现在，更多的同志认为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国家通过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为实现特定的教育目标而对高等教育事业实施的管理，又包括全日制的普通高校和多种形式的部分时间制的高等学校的管理。只有准确地规定研究对象，使研究对象能够覆盖学科的全部内容，才能真正揭示出研究对象所规定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为确定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基本概念提供了前提。

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就是指知识的体系，即概念的逻辑体系，所以科学地确定一门学科的基本概念是带根本意义的一项工作。当前已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以及对高等教育管理学体系的讨论中，抽象、概括了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的某些概念，为建立高等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作了一定的准备。但在提出的一些概念中，不同的著作对同一的概念有不同的解释，即使在同一本材料中也出现对同一概念前后相矛盾的说明或循环定义的现象。如用教学管理这一概念定义课程管理，认为课程管理是按照一定的教学目标组织的教学内容的管理；然而，此后又用课程管理定义教学管理，提出教学管理是以课程为形式的对教育途径的管理。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建立理论体系提出了科学化、系统化的新要求，这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在理性思维上取得新突破的艰巨任务。

四、高等教育管理学的逻辑起点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概念的逻辑体系，但是，这些概念决非是凭空产生的。高等教育管理学的起点，也只能到现实的

管理活动中去寻找，在大量的管理活动中去抽象、概括。

管理并不是神秘的活动，而是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工作。政治家管理着国家、社会，企业家管理着工厂，高等学校的校长管理着学校。那么，在人们着手管理之时，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或者说，当我们在观察管理活动时，我们看到的“现实的存在”是什么呢？通过对实际管理活动的观察，不难看出，对于管理者来说，现实的存在是有限的资源、协调的人员和各种类型的信息等等。正是这种有限的资源、人员和信息构成了管理活动的基础。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有限资源、各类人员、各种信息及其间有目的、有机的组合都构成系统。这就是管理活动的现实存在。

此外，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从猿到人的过渡是在集体的情况下完成的。马克思用“群”这一概念描述了“无婚姻可言”的男女的集合体。人群即具有一定联系的人的系统产生了管理的需要。“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监督和指挥是管理的两个基本职能，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们是产生在“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的生产过程之中，即产生在集体化、系统化的生产过程之中。美国史学家海斯等人在《世界史》中也写道：“住家的建立也建立了文明，定居的家变成了管理、工业和宗教的中心。村落、市镇和城市都是较大的团体，往往是有亲属关系的家庭的根据地；同样地，市镇变成了管理、工作、宗教和艺术的中心。”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首先是人形成群体，组成了人的系统才产生了管理的需要，推动了管理的发

展，看来这是没有疑问的了。

从上面对管理活动现实存在和历史发展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系统是管理活动的实践的和历史的起点。那么，系统能否成为管理的逻辑起点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系统的概念能否在自我运动中复演出管理学的全部概念，或者说，系统这一概念是否包含着管理学这门学科尚未展开的全部概念的丰富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具有一定难度的课题，而正确地作出回答，我们需要深入地探讨系统的概念、系统的两重性和系统的基本属性。

何谓“系统”？苏联学者波波夫指出：“体系——这是由处于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之中的各个部分所构成的整体。我们要强调的是，整体的属性不能归结为其构成部分的特征和属性的总和，而是一些新的、一体化的素质。体系的一体化的属性保证了它的稳定性，以及相对独立的存在与职能。”在波波夫的这段话中，只要把“体系”改译成“系统”，那它就是对系统这一概念的极好定义。

系统的这一概念包含三层含意：第一，系统是由处于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之中的各个部分组成的；第二，不能把系统的整体特征和属性，归结为各部分特征和属性的总和；第三，保证系统稳定性的是系统整体的质。

苏联哲学博士库兹明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系统的两重化现象，他指出：“社会生活范围内的所有的现象，不论是人本身，还是物（人们劳动的产品），除去自己的自然质之外，还具有社会质，这种社会质决定着这些现象的社会发展。”

关于系统的这些现代理论，为我们解开管理学的体系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两重性是系统的根本属性，正是这一根

本属性决定了管理的必要性，使得管理概念成为继系统概念之后逻辑上必然的概念。管理的任务无非就是协调系统的各个元素以保持系统的动态平衡。正因为这个原因，波波夫等人在谈到管理这一概念时，为了“追根溯源”，决定从“系统”这一概念的分析着手。

事实上，西方学者在对教育管理学的研究中也看到了“系统”这一概念对于深化教育管理学理论认识的重要性。美国教育管理学家吉茨尔斯指出：如果“把教育情景当作社会系统”的话，教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将得到很好的改进”。吉茨尔斯也看到了存在于社会系统（无论是一个班级、整个学校还是社区）中的两维现象。其一，称之为“常规维”，这一维包括教育机构及其作用与期望；其二，称之为“个人维”，其中包括个人及人格与需要倾向。这两个维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最终形成系统的外显行为。系统的这种两重化或者说两维现象揭示了管理的必要性，管理就是对系统的调节。在吉茨尔斯两个维度上的各个因素以及吉茨尔斯未能揭示的若干其它因素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就构成了教育管理的实践与理论的基本方面，它隐含着教育管理学全部概念的丰富性。对这些因素矛盾运动的深入阐述，就构成了教育管理学的全部内容。

当代西方的一些经济管理学者在总结管理实践经验时，发现了一系列“悖论”或者叫“管理工作固有的两难处境”，有不少人为这种管理过程的“悖论”所迷惑。其实，根据系统两重化的观点，这种“管理工作固有的两难处境”是具有必然性的。比如，所谓管理悖论之一，个人需求与集体准则之间的矛盾扎根在系统的个体维与常规维的矛盾之中，是系

统两重性引起的系统元素两重角色分裂的表现形式之一。

什么是“系统元素的两重角色分裂”？我们知道，系统是由元素构成的，元素在系统中具有个体的质，它作为个体而存在，因而这个元素就具有了作为元素个体的一重角色；但在另一方面，这个元素又作为系统的一部分而存在，这又使它具有了作为系统部分的另一重角色。任何系统的任何元素的角色都是两重化的。当着系统和元素的期望、需要目的、发展方向相一致时，系统元素的两重角色可以得到很好的统一，此时系统处于平衡状态；反之，则可以导致系统元素两重角色的分裂，使系统偏离平衡状态。系统元素两重角色的分裂是经常的，系统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社会管理就是解决系统这种矛盾的过程。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决不能把社会系统当作封闭系统，因而，研究系统的矛盾也不能忘记对系统与环境之间矛盾的分析。西方管理过程学派的代表人物孔茨等指出：“凡是关心管理的人如实际工作者、理论家或学者，没有一个会忽视管理工作所具有的开放系统的性质。目标也好，计划也好，都不能从封闭的公司系统中制定出来。……同样，凡是一点人事工作经验的主管人员也不会不认识人们是由整个文化环境所哺育出来，并受外界环境的影响。”系统与环境的矛盾是系统概念内涵的重要方面，它对再现管理的发生发展过程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它决定了作为管理职能之一的计划工作，因而影响了管理各个方面的发展。

由上述可见，系统的概念确实蕴含着管理活动全部矛盾的胚芽，蕴含着管理学尚未展开的全部概念的丰富性。从系统的这一概念出发是有可能再现管理活动的发生、发展和变

化全部规律的。因而，它应该成为管理的逻辑起点。

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与这门学科的研究领域相联系的，高等教育管理学的逻辑起点是管理学逻辑起点的一个特定的子概念：高等教育系统。我们对系统的论述对高等教育系统是全部适用的。

五、高等教育管理学的中介范畴与中心范畴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高等教育管理学的起始范畴，论述了系统这一概念对于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系统都需要管理，宇宙星系它们有自己发生发展的规律，它们按其自身的规律运动变化而无需任何管理。由这一事实我们看到，由系统这一概念，我们还不能直接推出管理的概念，这就是说，在这两者之间还需要有中介与过渡，这个过渡的概念，称之为中介概念或范畴。

什么是从系统到管理的中介范畴呢？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恩格斯的这段话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启示。毫无疑问，管理只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就是因为社会的活动全是有目的的活动。解开人的目的矛盾运动之谜，显然对于认识管理的本质也是必要的，由此，目的范畴也就成了从系统发展到管理的中介范畴。

目的就是人在其活动之前预先观念地存在于其头脑之中的结果。目的表现为人们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人在改变世界时，同时也实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谈到人的自觉的活动同动物本能区别时曾经说过，建筑师比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

建成了。”

人的目的反映了人的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需要并不是单方面地属于人的主观规定，而是人的存在同他的生活环境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离开了这种联系就无所谓需要，需要是指向外部对象的，因而它反映需要的目的，也必须反映外部对象的规律。“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因而，当人的目的违背了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时，它就会部分或全部地受挫。

由需要所表达的实现目的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矛盾，决定了社会系统的职能和发展，管理就是旨在解决有组织的社会与客观存在的对象之间矛盾的一种特殊活动。正确地反映社会的需要，按照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组织与实现目的乃是科学管理的最重要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由系统与环境；系统中的个体与整体以及相应于这两个维度各因素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管理活动的内容，从而使系统成为管理学诸范畴的逻辑起点。那么可以说，正确地解决体现于人的目的之间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性的矛盾，人在实现目的过程中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矛盾则使管理学成为科学。正由于这个原因，波波夫强调：“管理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形式之一。这种活动是由社会机构、国家、政党、社会组织实现的，而要揭示社会管理的性质与本质，必须要有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着的规律体系的知识，以及从哲学—社会学上来理解诸如‘目的’、‘利益’等范畴。这些理解对于揭示社会规律作用机制和利用机制来说是需要的。”概而言之，由系统这一概念蕴含的内在矛盾决定管理究竟“管”些什么，而由体现于人的目的之中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性

的矛盾规定了怎样“管”。

管理当然是管理学的中心范畴。根据上面的讨论，这一范畴是系统和目的范畴的逻辑展开。经过目的范畴的充实，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对管理下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了：管理是人们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规律的表现方式，有意识地调节社会系统内外的各种关系和资源，以便达到既定的系统目标的过程。

从这个定义来看，首先它指出了，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和这些规律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表现方式的认识是任何科学意义上的管理活动的依据。其次，它指出了管理的任务或者说管理的途径是有意识地调节系统内外的关系和各种可资利用的资源以适应系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最后，它指出了管理的结果是促成系统既定目标的到达。由系统和目的范畴矛盾运动而揭示的管理概念现在已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的概念。

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得出高等教育管理的定义：高等教育管理是人们依据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特定历史条件下规律的表现方式，有意识地调节高等教育系统内外各种关系和资源，以便达到既定的高等教育系统目标的过程。

六、逻辑的终点：高等教育管理学的技术与方法

概念来自实践，概念的价值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证明。一个科学概念的逻辑终点只能是它在实践中的应用。有位学者曾经指出：“规律既然是客观性质的，为什么我们人的有意志活动可以实现预定的目的呢？人对规律虽然无能为力，但人可以把各种物质按照一定关系结合起来，让各种物质各自按照自己的客观规律发生作用。而这些规律共同作用

的结果恰好符合我们要达到的自己的目的。”高等教育管理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它当然要研究教育管理的本质和与管理过程有关的全部规律。然而，这些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去驾驭规律，而使“这些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恰好符合我们要达到的自己的目的”。因此，高教管理学的逻辑终点只能终止在高等教育管理的技术与方法上。

这里既然谈到了技术问题，那么就有必要对科学与技术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作一些探讨。我们知道，科学是专门研究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的，这些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技术与科学不同，它研究如何在已为人们所发现的一系列规律相互作用的交叉点上有效地利用这些规律以实现人类的目的。技术本质上是研究如何运用人的意志来实现人的目的，但是，这种意志的运用又必须以客观规律为基础。

高等教育管理技术与方法不是人们主观想象的产物，它只能产生于人们对高等教育管理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之后，因而，在逻辑上它只能在高等教育管理原理得到充分阐述之后，并且，它的内容也只能由高等教育管理所决定。

可能有人要问：高等教育管理的技术与方法能否根据高等教育及高等学校的工作部门分门别类地加以阐述呢？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性，存在于各个部门工作规律的基本一致性，高等教育目标的同一性使得我们有可能在更普遍、更精练的水平上阐述高等教育管理的技术与方法，因而及时地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概括对于促进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那么，高等教育管理的技术包括哪些方面呢？事实上这个问题蕴含在系统的矛盾之中。